

从《西行漫记》寻找“红色精神”

杜浩

1937年11月，斯诺来到上海，将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赠送给著名出版家胡愈之。为使中国民众对中共领导下的那块“红色土地”有一个真实而全面的了解，胡愈之决定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并联络11位文化教育界的救亡志士商量出书问题，为防止国民党对红色书籍的严查，改用比较含蓄的书名——《西行漫记》出版。

寻找开启红色奥秘的钥匙

《西行漫记》属于报告文学体裁，这种文本特点决定了本书的结构、表达方式和内容素材的取舍安排。在书中，斯诺既是一个观察者、采访者，也是一个叙述者和评论者，他根据采访的路线、进程、所到达的地域，将亲自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以及采访过程中所有进入他的视界的事件、人物和地点，编入《西行漫记》。而确立的红色主题，就像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在采访、观察和写作过程中，斯诺向自己也向读者提出了关于红色政权、红军将领战士的革命信仰和精神、红色中国的前途命运等政治和哲学的问题，通过不断追问、思考，希望找到开启这些红色奥秘的钥匙。他由此对陕北苏区产生了真挚热烈的感情，红色的思想基调和精气神渗透了整个作品。

“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事情活着。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斯诺说。

在书中，我们看到斯诺的真实描绘：毛主席是一个天才的军事家和政治战略家，代表了中国人民大众的迫切要求，苏区人民拥护他，他生活简朴，廉洁奉公，吃苦耐劳。周恩来是一个儒雅的革命者，是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朱德是“三军”统帅，是红军稳定的象征。大批年轻的红军战士，刚毅坚忍、勇敢顽强、忠贞不贰、坚定如一，充满革命信仰和牺牲精神，为家庭、土地和国家而战……

斯诺向世界告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将士和中国人民，才是这个民族的主人，是红色革命的强大的主体力量。他们身上所体现的精神和力量，折射的是人类历史的精华。他们是这部书中的活生生的主角，更是历史的主角！

《西行漫记》缘何成为红色经典

《西行漫记》发行后迅速轰动世界，并很快完成了从畅销到经典的过程，先后被译成20多种文字，影响几乎遍及全世界。很多人通过《西行漫记》了解中国的现实和革命，许多青年从此追寻红色理想，树立起坚定的革命信念。

《西行漫记》的影响是世界性的。美国记者白修德评价说：“斯诺对中国共产党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西行漫记》是忠实描绘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本著作，它担负起研究长征历史及早期中国革命经验的重要课题。

优秀的经典作品总是从人类生活中汲取力量，每当集体的精神意识、文化意识变成一种活生生的经验，并且影响到一个时代的自觉意识观念，这个事件就是一种创造性行动，它对于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具有重大意义。一部优秀的经典作品被生产出来之后，就包含着那种可以说是世代相传的信息。

《西行漫记》不仅提供了直接的审美经验，也表明包含这种经验的人类精神所达到的深度，它使我们形成了关于情操、信仰、牺牲、英雄、崇高，关于红色精神、红色理想的概念。《西行漫记》成为红色经典的原因，就在这里。



《西行漫记》插图照片中的边区生活

有意思的文人李渔

王兆军



李渔（1611—1680），初名仙侣，字滴凡，号笠翁，浙江金华人。他不仅是一位文学家、戏剧家，还是一个有意思的人。文人当中有所谓君子者，道貌岸然，处处拿捏，年轻时钻营名位，老来则老气横秋，是李渔最看不上的。他一辈子都生活在自由、创造和趣味之中。

李渔自幼聪颖，世称“李十郎”，曾家设戏班至各地演出，积累了丰富的戏曲创作、演出经验，提出了较为完善的戏剧理论体系，著有《笠翁十种曲》等，被后世誉为“中国戏剧理论始祖”“东方莎士比亚”。他也是休闲文化的倡导者、文化产业的先行者，他的《闲情偶寄》最为当代人喜欢。

李渔一生横跨明清两朝，正是社会大变动的时期。由于科场失意，李渔毅然改走“人间大隐”之道。在封建社会里，许多伟大的文化成就都是由这样的“落魄文人”创造的，即便苏东坡那样的大文豪，其脍炙人口的佳作也大多写在失意之地贬谪之时。公元1666年（康熙五年），李渔先后获得乔、王二姬，李渔对这两个聪慧的美人细心调教，组建了以二姬为台柱的家庭戏班，常年巡回于各地演出，收入颇丰，这是李渔一生中生活得最得意的阶段，也是其文学创作最丰产的时期，《闲情偶寄》就是在这段内完成并付梓的。1672、1673年，随着乔、王二姬先后离世，家庭戏班土崩瓦解，李渔的生活从此转入了困顿，经常靠举债度日。1680年，古稀之年的李渔在贫病交加中逝世。

用一篇千字短文介绍李渔及其《闲情偶寄》，实在是捉襟见肘，还是用林语堂老先生的话说吧：“李笠翁的著作中又一个重要部分是专门研究生活乐趣的，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从居室与庭院、室内装饰、界壁分隔到妇女梳妆、美容、烹调的艺术和美食的系列。富人穷人寻求乐趣的方法，一年四季消愁解闷的途径、性生活的节制、疾病的防治……”可见，此书反映了他的文艺修养和生活情趣，也是古代文人养性学的经典著作。李渔在《闲情偶寄》的“饮饕部”中阐述了他的饮食之道。他主张于俭约中求饮食的精美，在平淡处得生活之乐趣。其饮食原则可以概括为24字诀，即：重蔬食，崇俭约，尚真味，主清淡，忌油腻，讲洁美，慎杀生，求食益，恰当地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饮食美学。

《闲情偶寄》文字清新隽永，叙述娓娓动人，读后留香齿颊，余味无穷。这里摘录一段关于菜蔬的：“吾谓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草衣木食，上古之风，人能疏远肥腻，食蔬藜而甘之，腹中菜园不使羊来踏破，是犹作羲皇之民，鼓唐虞之腹，与崇尚古玩同一致也。所怪于世者，弃美名不居，而故异端其说，谓佛法如果，是则谬矣。吾辑《饮饕》一卷，后肉食而首蔬菜，一以崇俭，一以复古；至重宰割而惜生命，又其念兹在兹，而不忍或忘者矣。”

《闲情偶寄》一书，没几个人不喜欢读，因为像李渔那样有趣的人少之又少。人的浪漫，未必总在风花雪月之间，衣食住行，处处都有诗意，就看当事人有没有“意思”，做事有没有情趣。李渔从侧面道出了趣味生活的条件，那就是“闲情”二字。一个有趣味的人，即使琐事繁杂，总能找到一点闲空，将精致的情趣发酵，从而得到一些隽永的享受，以此慰藉心灵。有一年夏日，天气酷热，又有蚊蝇骚扰，众人不堪，李渔想起当年四处演戏的旅途中所受“蚊蚋之繁，倍于今夕，听其自啮，欲稍稍规避而不能”的情境，自觉今日不啻为神仙。众人听了，顿觉怡然。只有那些乐观豁达的人才会随时滋养闲情，得生活之乐趣。

老宅被抄、祖母自尽，祖父怀着对亡妻的思念和对藏书楼无尽的惋惜，带着年幼的父亲下放“苏北”。10年后返城，老宅内住进了七十二家房客，原有的格局早已支离破碎，藏书阁的遗址更是无迹可寻。后来，祖父仙逝，老宅拆迁，搬入“鸟巢”楼房，我的那些“宝贝书”更无立锥之地了，在家人一片天怒人怨的声讨声中，只能忍痛割爱地送人或卖掉。

基因是一个很神奇的玩意儿，它使得素未谋面，但血管中流淌着同样血液的祖先和后人，超越时空跨度心意相通。我秉承了祖父的嗜好——藏书成癖，而祖父盖建藏书楼又何尝不是对祖父“书香世家”无言的文化传承？藏书、读书、写书，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藏书为读书，读书益写书。写书么？嘿嘿，你懂的，当年刘绍棠一部小说的稿费在北京买了座四合院，而今排名前三的网络小说家年收入过千万……买一座独立别墅，拥有一个大空间藏书室，是我生平最大的心愿，更是祖父未尽的遗愿。



《朱镕基答记者问》（精装光盘版）新书发布

9月8日，《朱镕基答记者问》（精装光盘版）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本书收录了朱镕基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和在境外发表的部分演讲。内容主要包括：在九届全国人大会议5次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在境外的演讲和答问；在境外发表演讲并回答提问；出访期间接受香港记者随行采访等。书中照片均为彩印，同时附赠1998年至2002年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会议5次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的实况录像光盘。（叶晓楠 雷冀鸣）

“大益文学”第一辑《慢》在京首发

近日，“大益文学”第一辑《慢》（漓江出版社出版）在京首发。这本文学作品合集，汇聚了小说家马原，诗人于坚、欧阳江河、王家新，鲁迅文学奖得主王祥夫、刘庆邦等一流作家的作品。策划出品方大益文学院，是国内首家由民营企业创办的文学机构。

在首发式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吉狄马加对云南大益茶业集团对文化和文学的热忱致以敬意。他表示，中国目前正从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迈进，应该设立一个面向世界的国际性文学奖项，以增强我国文化话语权；还应面向世界制定国际写作计划，让世界深度了解中国以及中国的当代文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向外推广自己的动漫、饮食等文化，与世界文化对接，现在轮到中国了。（杜渝）

古代的「弄潮」与「健儿」

赵柒斤

连续多日暴晒，朋友约周末去平天湖游泳，我却想起了古代的“弄潮”与“健儿”。其实，这两个词最早跟体育运动没有半毛钱关系。

游泳在我国的历史悠久，古人多从沐浴开始，继而在水中嬉戏，逐渐形成泅水、泅泳、涉、浮、没、潜等多种形式的嬉水。《诗经》就有“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式微，诸侯混战，“游泳”被引入战争。兵书《六韬·奇兵篇》谓：“奇技者，越深水渡江河者也。”《三国演义》《水浒传》中，“水战”更被提到了决定战争胜负的高度。

到了经济繁荣的宋代，随着“弄潮”兴起，游泳演化为一项娱乐表演，极具观赏性。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骊宴”条曰：“又一人上蹴秋千，将平架，筋斗掷身水，谓之‘水秋千’。”意思说，有人荡秋千快要荡到与秋千架一样高的瞬间，突然一个筋斗翻身水中。宋代船上竖立的“秋千”几乎可看成现在的“跳台”。

南宋以后，游泳爱好者把民间流传的“泅泳”发展提升为“持旗踏浪弄潮之戏”。南宋文学家周密的史料笔记《武林旧事》卷三“观潮”谓：“每岁京尹出浙江亭，教阅水军艤艗（古战船）数

百，分列两岸，既而尽奔腾分合五阵之势，并有乘骑弄旗标枪舞刀于水面者，如覆平地，倏而黄烟四起，人物各不相见，水爆轰震，声如崩山。烟消波静，则一舸无迹，仅有敌船为火所焚，随波而逝。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10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这种充满冒险精神的“弄潮”之戏，后来发展为一种商业表演，换取豪门富宦的赏赐。这大概就是如今“弄潮儿”的前身吧。

最早的“健儿”并非指“长于体育技巧的人”。晋陈寿《三国志·吴书·甘宁传》曰：“宁虽粗猛好杀，然爽有计略，轻财敬士，能厚养健儿。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健儿”在唐代以前指的是“壮士”“勇士”，到了唐朝指的是“职业军人”。《唐六典》载，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玄宗下诏令天下诸军镇所需兵额一律于各种征行人及客户中招募丁壮为“长征健儿”，允许携带家口到军后，给以田地房屋，以便久住。

宋庄绰在史料笔记《鸡肋编》卷上说，他年轻时路过荆南白碑驿时，见白碑上刻有唐代官衙名“招募健儿使”。由此判断，“健儿”发展到宋朝，主要就指“长于体育技巧之人”了。

与书有关的记忆

申功晶

4岁那年，保姆返乡，父亲怕我太过无聊寂寞，就别出心裁地买了一套《西游记》连环画给我。精美的装帧，彩色的封面，着实令我兴奋了好一阵子，整日里爱不释手地摩挲，抱着书入眠。尽管大字不识一个，却也借着图囫圇吞枣地翻阅，然后煞有介事地讲给邻居小朋友听，成了公认的“故事大王”。父亲见我天赋异禀，接二连三地买了《说唐》《水浒》《杨家将》《薛刚反唐》等系列连环画。

上学识字后，每逢寒暑假，我都要软磨硬泡央求母亲施舍几个买书钱。母亲是个现代版“葛朗台”，从她手中要钱，好比从弥勒嘴里抠枣子，“这次考试考了第几名呀？”她故意发问。没考第一名，那么，课余时间就翻翻教科书吧；侥幸得了第一名，她也会绞尽脑汁地搬出诸多理由来搪塞。比如，买书最不上算，看完后就成了一堆废纸，搁在家里还占空间。最后被纠缠不过，只得去图书馆帮我办了张借书证。

当年，在那个“破、旧、矮、小”的苏州图书馆看书，是一件相当遭罪的事儿——汗流浃背地端坐着，空气中弥漫着脚丫臭、汗酸臭……除了学术、科技、教材书，大部分典藏书籍或热门书不是一借而空就是被“蹂躏”得缺章少页、满目疮痍。

大二下学期，得了一笔数额可观的奖学金。恰好学校门口新开张了一家平价书店，金庸、古龙、二月河等的系列丛书5块钱一本，一张“毛爷爷”能抱回一大摞，于是通宵达旦地“挑灯夜读”，中考、高考都没那么卖命，可谓“为书消得人憔悴”。

熬到毕业，手头逐渐宽裕，常有“豆腐干”刊登报纸杂志，稿费颇为丰润，饮水思源，激起更狂热的购书欲。从武侠小说到历史典籍，从诸子百家到校园青春故事，床头地板、客厅阳台，满坑满谷塞到无处可放，引起家人强烈抗议：去看电子书！既省钱更不占空间。可他们哪里晓得，少了那悦耳的“沙沙”声和幽幽的油墨香，便少了读书的真趣。

祖上曾寄居“环秀山庄”，因非嫡派长房，曾祖父行冠礼后便分居另起炉灶。祖父是个风雅的儒商，富甲一方后仍不忘自己是书香之后，在花园内盖了一间藏书楼，原版的外文书籍、绝版的古籍典藏，应有尽有。一杯香茗、一本好书，时光在惬意中无声流淌……惜乎，上世纪60年代，藏书阁在破“四旧”声中付之一炬。